

故乡的老井

□耿继成

故乡，顾名思义就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们心灵的港湾，是我们灵魂的归宿，是我们盼望的守候。世界上最美的风景，都不及回故乡的路。

我对故乡的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我们老家北边的一口老井。据说这口老井有一二百年的历史，听爷爷讲，从他老人家刚记事时就有这口老井了，爷爷已经去世40多年，那时我才五六岁，隐约记得当时来老井打水的人络绎不绝。老井位于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祝阳村总寺庙正南偏西五十米，现在已经建成文化广场了。每年农历十月初四总司大帝（据传说总司大帝的原形是北宋有名的贤臣——宰相寇准）的生日这天，就是一年一度的总司庙会，庙会上有南方的各种名吃，也有北方马戏团、歌舞团表演。全国各地的商贩来销售各种商品，再加上慕名而来的各方游客，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真是热闹非凡。最让人回味无穷、难以忘怀的是用甘甜爽口的老井水和口感纯正的泰山女儿茶泡的茶，人们尝了赞不绝口。

方圆几十里的村民一说到老井都特别熟悉，一到春节附近村民都慕名而来取水。这口老井最出名的就是用井水做的豆腐，说起做豆腐来，又让我想起了我的大娘。记得大娘的娘家是我们村北3公里的徐家楼村，在村口有一座明清时期的古楼，全是土木建筑，至今保存完

好，对专家们研究古建筑学，有很高的利用价值。

我的大娘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她的个子高高的，苍老的脸上已经布满了皱纹，皮肤像深秋的树叶，眼睛不大，却炯炯有神，为人特别热情厚道，深得村里人的尊重。

说起做豆腐，大娘可是“老把式”了，方圆几个村都知道大娘会做豆腐。一到春节临近，总有外村的村民慕名而来，请教大娘做豆腐的工艺。而她老人家也总是耐心地讲解，毫不保留地传授给别人，因此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我清晰地记得每年腊月中旬，大娘总是提前把自家种的黄豆拿出来，一粒一粒专挑粒大的，把瘪了的、有虫眼的黄豆粒挑出去，然后她把挑好的黄豆用老井打上来的水浸泡。大娘说，我们村所有的甜水井做出来豆腐都不如总司庙前这口老井的水做出来豆腐细嫩劲道，口感好。

当时浸泡黄豆用的是泥巴瓮子，只要发现泡的黄豆表面上冒了一层泡泡，就证明豆粒已经浸泡透了，可以用石磨磨成豆瓣糊，然后按比例加入适量的井水。大娘用白布做成的布袋子，里面装上豆瓣糊，放到特制的豆腐床子上，把豆浆全挤压出来，等豆腐布袋里没有豆浆流出了，里面全是挤压后剩下的豆腐渣，说起豆腐渣在当时作用

可大了，既可以用香菜炒着吃，也可以做豆腐乳，最后剩下的可以用来喂猪和鸡鸭等，它的营养价值可比它们吃的麦糠更高。

大娘把挤出来的豆浆放进大铁锅内，然后烧火，我的主要任务就是拉风箱，一拉一推，使锅底的火烧得更旺。可惜的是，木制风箱和大锅台、大锅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被现代化的橱柜所替代。据大娘介绍，等锅烧开要看火候点卤水，卤水也是有比例的，卤水和黄豆的对比是六斤黄豆二两石膏。这是老一辈传下来的经验，点卤水不能早，也不能晚，早了豆腐不太嫩，压不成个；晚了口感不好。俗语说得好，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最终变成了我们所说的豆腐脑。

这时候大娘把豆腐脑用瓢舀出来倒入布袋子，把布袋口用麻绳扎死，然后放到泥巴盆子里，用盖垫子盖到布袋上面，盖垫子上再压上石块，等把多余的豆浆水全压出来，成型的豆腐就做成了。

说实在的，这是一种最古老的制作豆腐的方法，做出来豆腐细嫩可口，让人回味无穷。匆匆岁月，转眼大娘去世已经十多年了，但是她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大娘用老井的甜水加上黄豆制作豆腐的手艺也将代代传承下去。



玉兰

□齐洪波

料峭的风
划开玉兰幽梦的襁褓

她

带着羞涩

携着芬芳

拥抱季节

敞开久违的心扉

露出雪白的肌肤

此后

我举头仰望

湛蓝的天幕下

多了白鸽在翱翔

多了蝴蝶在扇动翅膀

那白鸽

那蝴蝶

舞动着羽翼

点染着春的开篇

携片片花魂

展开了一幅争奇斗妍的美丽画卷

柳间绿意的旧时光

□齐洪波

一夜的春风

如刀

裁出了柳丝细叶

枝条摇曳

雀跃着点点嫩芽

绿意氤氲了视野

染透了天地

我

戴着嫩绿的柳编草帽

躺在河边

诱惑着小草的新绿

破土出鞘

忽然

悠扬的柳哨声

从河的那边袅袅飘来

我知道

那是儿时伙伴

穿越老掉牙的时光

前来赴约

岁月沧桑流转

往昔事事如烟

唯有不变的柳间绿色

让心远离尘世喧嚣

重归宁静与美好

纯真的友情

历经岁月剥蚀

在耄耋之年

仍如柳间绿意

在一次次滋润我的心田

一次次修复我心中六弦琴上

那伤痕累累的弦

銜山度牒

□赵雷

2016年的尾冬，我攥着预算表在走廊里徘徊。斑驳的幕墙外，泰山山顶上还堆积着残雪，像撒落的盐粒。导游证换证大限迫在眉睫，4000多本证件如同定时炸弹一样，而新系统采购资金缺口却像岱顶云海般深不可测。我如同困在琥珀里的飞虫，内心跑过一万匹马……

“叮铃铃——”座机铃声惊得我指节发白。“又是咨询换证进度的。”同事递来的听筒滚烫。望着对面办公室虚掩的门缝，科室负责人正佝偻着背给游客续茶，保温杯与玻璃杯相撞的脆响，和他沙哑的“您消消气”绞成细绳，勒得人太阳穴生疼。已经调解整整一周了，眼见正在崩溃的边缘上来回折返。我对着电话重复第101遍标准答复时，内心正焦灼着，马上旅游旺季了，全市千百名导游指望带团

养家糊口，我攥着手心里的党徽紧了又紧，像枚烧红的炭块，灼灼发亮。

3个月间，我几乎把设备商财务总监的号码烙进视网膜，设备商还是不容置疑地拒绝了请求。想想也是，任谁也不敢贸然把贵重的设备舍给一个素未谋面的人。我沉默地坐在办公桌前，党员证红色的封皮在夕阳里泛着釉质的光，十多年前的宣誓词突然撞进喉咙：“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夜，办公室的灯一直亮着，我看着面前摆着的身份证和工资卡，吸了口气，感觉十分无奈。茶杯在办公桌上不知凉了几回，对方终于松口：“我真服了你了，这么执着，我们生意人最敬重实在人，不过”设备商停顿了一下，我心跟着漏跳了一下。“我做不了主，明天给我们老

总汇报一下，你等信吧”。

打印机响起的清晨，我坐在办公桌前擦拭设备，首批新导游证已到货。金属外壳倒映出自己通红的眼睛，那里面游动着无数张面孔：岱庙前举旗的老导游，天街上带团的姑娘，桃花溪畔采风的年轻人们。他们的证件像候鸟羽翼般次第舒展，挂绳上印着的“中华泰山”的篆体字被晨光镀成金色。

次年财政拨款到账那天，我给设备商打电话致谢并给闺蜜展示炫耀新导游证，她指着导游证挂绳上新印的泰山纹样笑道：“美女，这满城导游挂着‘天下泰安’走来走去，倒比广告牌还亮堂。”知我者闺蜜也，这正是我想要的效果。我哈哈一笑，看着风挟着杨絮扑进窗棂，恍如那年寒冬，我徘徊在走廊时渴望的雪，又如同千万枚等待破茧的蝶蛹。

牡丹与蜂，共绘生机之美

□任玉成

在时光的画卷里，总有一些景致能触动心底的柔软。就像那两朵牡丹，一朵如梦幻云霞般柔美粉艳，一朵似纯洁雪衣般素雅洁白，于岁月中静静绽放，演绎着自然的诗意。

粉色牡丹，花瓣层层叠叠，如丝绒般细腻，那柔和的色调仿佛是春日里最温情的絮语。金黄的花蕊似璀璨的星星，吸引着蜜蜂前来。蜜蜂轻盈

飞舞，翅膀闪烁着微光，于花蕊间忙碌穿梭，似灵动的音符，为这静谧的画面增添了蓬勃的生机。而那白色牡丹，纯净无瑕，宛如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洁白的花瓣在阳光下流转着温润的光泽，中央的花蕊与淡紫的点缀相映成趣，蜜蜂停驻其上，似在诉说着一场与花的密语。

牡丹，花中之王，以其艳丽与端

庄，诠释着自然的慷慨馈赠。蜜蜂，则以勤劳的身影，编织着生命的赞歌。它们彼此相依，构成了一幅和谐美好的画面。这不仅是视觉的盛宴，更是对生命、对自然的礼赞。愿我们在喧嚣的尘世中，能常遇这般美景，感受自然的魅力，珍惜每一份纯粹与美好，让心灵在这生机之美中寻得片刻宁静与慰藉。